

臨江津

抗美援朝短篇選集



人民文學出版社

臨 津 江 邊

抗美援朝短篇選集

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
一 九 五 三 年 · 北 京

書號 188

字數 141 千

臨 津 江 邊 (抗美援朝短篇選集)

著 者 里 加 等

編 者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

出版者 人 民 文 學 出 版 社
(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)

發行者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

京 1-55006
定價 5.500 圓

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版
一九五三年六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內容說明

這裏選輯的十一個短篇，都是以反映中國人民志願軍英勇鬥爭的生活爲題材的。它們曾在『解放軍文藝』、『人民文學』、『東北文藝』等刊物上發表過，是從抗美援朝以來至一九五二年底爲止出現的較有意義的作品。此外還有幾個較爲優秀的短篇，已經另有單行本，故不再收入。

目次

臨津江邊·····	里加(一)
勝利追趕着時間·····	立高(三)
勝利者·····	劉白羽(五)
不准伸出頭來·····	西虹(七)
照陽江上·····	李蕤(九)
意志·····	蕭伍(二九)
射手·····	琳德(二九)
第十四次任務·····	寒風(三〇)
蟾江冰波·····	張結(三二)
暴風雨中·····	晴霓(二七)
女護士陳敏·····	丁帆(二八)
	徐剛(一〇三)

臨江江邊

——一個志願軍團長的戰場記事

里加

早上八點鐘，天空顯得平平靜靜。

我們聽慣了的砲聲——臨江江對岸的敵人，按照他們一定的時間向高浪浦里開砲——剛剛停止了。

我帶着偵察隊長劉愷，和幾個昨夜在江邊活動過的偵察員，沿着暴露的雪地向江邊行進。我們都穿着白色的偽裝衣，當敵機飛過的時候，我們也不必停止。這樣，我們走入了森林，攀上了高山。在隱蔽部的門口，觀察手們在吃早飯。我們悄悄地走入了觀察所。觀察所是設在一個頂峯上，這是觀察兵的通常習慣，他們的理由是這兒不易被砲彈命中。在一個環形寬闊的戰壕裏，向南挖了兩個方坑，坑裏架着砲對鏡，四周用闊葉樹偽裝着，另外一個坑裏架着砲兵的測遠機，砲兵觀測手正在那裏工作。當我們走入戰壕時，他向我行了一個軍禮，什麼話也沒有說，好像應該向我報告不是他的責任似的，他迅速地轉過身，腰微微地彎下去，一隻眼睛對着鏡頭，一隻手轉動着測遠機的昇降螺。

又左右轉動着放度調整器，一會又在圖上畫着什麼符號。他在精神集中地細緻地工作着。

劉愷同志把一份五萬分之一的軍用地圖展開在方形坑的上邊。我把砲對鏡稍稍地昇高了一點，度數放在『2』字上，於是我看見一層一層的小山巒，往前是被燒毀的新岱村莊，往西是午戌灘，再往西去便是沙尾川，這是我團攻擊幾百公尺正面的江北地帶；再向前去就是寬闊的彎彎曲曲的臨津江，過江後是懸崖（只有沙尾川比較平坦），這就是敵人防線的前沿；通過前沿便是丘陵地帶。環江公路像海浪一樣淹沒在這丘陵地帶中。離開江邊向南六華里，是一九二高地與一四七高地。這就是敵人的縱深防線。

大地被厚厚的積雪掩蓋着，發着耀眼的閃光。如果沒有戰鬥的話，村莊一定冒着早上的炊烟，孩子們在江面上滑着冰，玩着雪球；可是現在却像死去的一樣，房子被砲彈打燒了，沒有人烟了，到處佈滿了黑色的彈坑。

『敬禮！』砲兵參謀曹鴻如同志出現在我身後，他拿着幾份用各種顏色標好的圖樣，是準備給我講明當前情況的。

我打開白鐵皮烟盒，我們每人吸燃了一支烟。我說：

『劉愷同志，先報告江水以及江北一帶情況。』

劉愷長長地吸了一口香烟，爲了節省下來下次再吸，隨後就把烟擦滅了。

『土井渡河點已封凍，冰上可容步兵通行，砲車還不能過，因冰太薄。』

『那裏的情況先不需要講。』我打斷了他的話。『先講新岱和沙尾川的情況吧。』

「新岱渡河點左面二百公尺處已封凍，新岱對面水深六十生的至一點二公尺，流速較急……」

「停停！」我第二次打斷他的話反問道：

「水深一公尺二是確實嗎？」

「確實！」他接着說。「昨晚三個偵察員偷偷地渡過去一次，在返回時被敵人發覺，還射擊了一陣子。」劉愷指着旁邊的三個偵察員，其中有一個是小陳，他們以偵察員證實某件事情的眼睛向我望了一望。

「江北岸敵人佈有地雷，還比較多，三個晚上的活動，偵察員傷亡四人。」

「你講吧！」我對砲兵參謀曹鴻如同志說。這時偵察隊長又將他的烟頭燃着了。

「根據最近的觀察，敵人還在加修江岸工事，已經發現南岸下坡有一道鐵刺網，鐵刺網外十公尺處，可能埋有地雷，已發現的有四個暗火力點，以及江岸上比較明顯的火力點。」

他指給我岸上的阿特密村莊，然後畫了一個圈，我知道這是說村莊的周圍。

他把一份初步調製好的寫生圖，展開在原来的軍用圖上。我看見圖上畫着彎彎曲曲的藍色線條，這是敵人防禦地帶的前沿；再向南去是更粗一些的藍色線條，是敵人的縱深陣地；很細的藍色小圈是敵人佈置的雷區；唯有中間地帶畫着「！」「號與「？」號。他指着伸展到遠方的環江公路說：「這一帶的疑點很多，圖上畫着問號的，是還未被證

實的零星火力點，畫有嘆號的，是已證實的火力點。」

「阿特密東南方一百五十公尺處已證實是敵人的一個山砲連陣地。」剛才在那裏轉動着測遠機的觀測手補充了一句。

「你繼續談。」我對砲兵參謀說。

「敵人最近在沙尾川活動很積極。」他指向西方。「整天埋着什麼，已挖成的有三道戰壕。」

我接着把砲對鏡的鏡頭，轉向了那個方向，於是我看見蠢笨的敵人用麻袋堆起的事，有些敵人還在活動着，正從卡車上卸着什麼東西。

是的，沙尾川是敵人很注意的一個突出的江灣地帶。據說朝鮮人民軍反擊時，坦克是從這裏突破的。這個江灣是包括在我團攻擊的正面。新岱是凹向敵人的一個灣子。登陸後就是陡崖，只有兩條道可通往村莊，是敵人不注意的地方。按戰術原則說，應該從突出的沙尾川攻擊，但在沒有坦克掩護的條件下，從新岱攻擊是有利的。

想想吧，江對岸是敵人守着的防線，地雷區，水深及腰的臨津江，登岸後是陡崖，又是地雷，鐵刺網，地堡構成的火牆，阿特密村莊，丘陵地帶的火力點，高山上的縱深防線……而我們的步兵要從這些火網裏打開一個缺口鑽進去，而後要撕開這個口子。怎樣打開這個缺口？又怎樣鑽進去撕開這個口子呢？

「曹參謀，你們今晚搬兩門迫擊砲，在沙尾川做好陣地，明天敵人仍這樣活動，就

命令射擊。」我命令着。

「就在今晚上嗎？」

「是的，就在今晚上。但仍要告訴砲手，不要多打砲彈，不要完全限制了敵人的活動。你懂得我的意思嗎？」

參謀的臉上表現了疑問的神氣，於是我说：「你不懂嗎？就是用砲彈告訴敵人，我們準備從沙尾川攻擊，告訴他們：好好的在那裏挖吧，志願軍的砲彈是允許你們在那兒做工事的。」

曹參謀會意地笑了。

「這裏仍要保持靜肅，白天不許人活動。」我指向新岱說道。大家都笑了。

我告訴他們繼續工作，沒有弄清的，新發現的，統統記錄下來，明天送一份報告到司令部去。

「劉愷同志！」我轉向偵察隊長說。「你們今晚必須將江北岸的地雷區確實查清，準備配屬兩個工兵排在兩個晚上將北岸的地雷全部除去。」

「工兵今晚來嗎？」

「什麼時候來，你聽命令好了。今晚派人在獨立房子那裏等我。」

「你今晚也來嗎？團長。」

「來！」

我回到指揮所，大家正吃晚飯。這時我才感到飢餓。參謀長喊警衛員拿碗筷，政治委員和往常一樣，像接待客人似地說：

「來！先喝一杯遠道寄來的葡萄酒。」

我剛從太陽照耀下的雪地上進來，隱蔽部更顯得黑暗了，模糊地看到了桌子上放着碗筷菜盤，蠟燭的黃色的光搖搖閃閃的。

「哪裏來的酒呀？」我問。

「不但有酒喝，還有棉鞋，還有一封很厚的信哩！」政治委員一面談，一面拿出一封信，但他並不給我，却又笑着裝起來了。我才知道我的妻子艾里來了信，我馬上感到臉上有些發熱，手上出了汗。這種羞怯，大概是因為結婚不久的關係吧！

喝着酒，同志們盡量把話題引向我結婚時的情景，而政治委員却不把信拿出來。是的，我們結婚，那是一個美麗的中秋節的晚上，那晚上朗讀了向黨呈請結婚書上的誓言——爲了千千萬萬未結婚的男女青年而勇敢地戰鬥……。

說着笑着，在我答應了一個開玩笑的條件之後，我要到了我的信，才結束了這個話題。

吃飯時，政治委員把部隊情況作了一般介紹。他說：主攻營的兩個突擊連隊，今天

召開了支部會議，他們研究如何強渡臨津江，爆破手、衝鋒槍手的攻擊動作應該怎樣，部隊戰鬥情緒很高，黨員們保證打到最後一個人，也要爬上江岸；他們爲了保持戰鬥力，不被凍壞，正在趕製一種防水襪子。從這裏可以知道政治委員是日以繼夜地工作着。

*

*

*

夜暗下去了。工兵扛着木料向江邊走去。我和參謀長帶了兩個通訊兵，一個聯絡員，還有一個很熟悉當地地形的朝鮮老年人。

老漢是一個樸實忠厚的人，看樣子五十多歲了，但身體還很壯實。他給我們講了很多重要的事情，例如江南的地形，那裏埋有地雷，過江後吃水要注意，敵人會放毒藥等等。

敵人的榴彈砲一排一排地向高浪浦里、沙尾川一帶射擊，榴散彈在空中散佈着火花；夜航機沿着江岸一帶低低地盤旋，機翼上的紅綠信號燈閃閃發亮。

我們找到了偵察員小陳，他才二十歲，是一個聰明勇敢的小戰士，他曾完成過幾次艱巨的任務並得過獎章。

我們走到了江邊，戰士們的黑影蠕動着，有時聽到洋鎗、工兵鍬的聲音。我們從未挖成的戰壕旁邊過去，聽到戰士們小聲議論着：

「嘿！你沒有聽政治委員講嗎？這次突破有很多砲兵參加，昨晚我上哨時，看到很多大砲向南開去，都是六個洋馬拉着的哩！」

「這是不錯的，還有卡車牽引的大砲，砲筒就有兩丈長；管理排長昨天到北面買菜，他親眼看見的！」

這時我聽見五連六班長郭永奎的聲音，他就是在雲山因救護老百姓而自己昏過去的六班長。他說：

「不過我們自己須要努力，靠人更要靠自己，像一開始的雲山戰鬥，我們連就做的不好，大家疲勞了就不願做工事，結果丟失了陣地。」

戰士們渴望着大砲支援，渴望着將來的機械化，但在目前敵我裝備懸殊的情況下，如何做到局部的優勢，如何把這局部優勢的力量組織起來，戰勝敵人，這是指揮員最費心思的工作。

參謀長和警衛員一齊下手挖着戰壕，他還拿着鍬柄量着戰壕的深度和寬度，一面糾正着戰士們不合要求的地方。我低聲把他叫走了。

走着，我們聽到了江水的急流響聲，這裏離江邊只三十來公尺，對岸就是敵人所據守的臨津江防線的前沿陣地。工兵們的活動更加小心，因為他們接觸的是地雷，是不知道埋藏在什麼地方的地雷。他們每秒鐘都有犧牲生命的危險，他們就在這冰凍了的寒夜，冒着生命的危險，換取人類的幸福。不到一百五十公尺的江對岸，就是敵人所據守着的，地堡林立的陣地，敵人的哨兵，在黑夜裏擦着火柴吸煙的情形都可以看到，有時敵人整袋子射擊着機關槍，對他們的活動不能說不遭受限制。

穿着白色偽裝衣的工兵小組，散佈在寬闊的江邊，他們沒有地雷探測器，也沒有地雷搜索針，他們是用有彈性的木桿代替的，當他們一發現可疑的徵候，就立即臥倒，然後順着鋼絲去找地雷的位置，找着後，把地雷發火桿周圍的鋼絲剪斷，纏住保險針，然後再把雷管取出，這算起出了一個地雷。

偵察員小陳將我們帶到一條自然溝裏，溝的盡頭拐一個小彎就到江邊了，這是一條很好的攻擊道路。

『老王，』我低聲叫着參謀長。『這條溝，是劃給左翼營進攻的道路，我們團指揮所就準備安置在這個溝的拐彎處，你看怎樣？』

『當然比右翼營所挖的那條溝要好的多。』他回過頭，半側着身子說。『指揮所放在這裏，雖然有些靠前，但觀察整個戰場，掌握兩個營的進攻，還是比較方便的。』

『對啦，我們指揮部隊經驗不多的指揮員，就要憑眼睛能夠看到，來彌補我們分析能力的不足。』

『那麼就告訴工兵，在那裏修一個指揮所。』

『別慌！我們到前面去看看。』我把江對岸的地形輪廓問了一下那個老漢，於是把老漢安置在這個比較安全的溝裏，我們就向前爬去了。

在半道碰到了偵察隊長劉愷同志，他偽裝的活像一個孝子，拿着一根細細的桿子，他屏着氣息說：『前邊就是江，三營營長也在那裏。』

『好！我正想找他。』我們繼續行進，在微明的月光下，看到了靠江邊已凍了的冰，但再走五公尺就是水了。

我和參謀長並肩爬在積雪很深的江邊，敵人的防線就在我們的眼前，只隔着一道嘩嘩的江水。

這時在我們的右邊，發生了巨大的爆炸聲，火光一閃一切又暗下去了，江岸上更顯得死一樣的沉寂。戰場上這種感覺是使人恐懼的，好像將要發生一件可怕的事件似的。隨後，對岸的機關槍射擊起來了，粉紅色的曳光彈，映照着積雪的江岸，敵人的迫擊砲彈在我們的後面爆炸着，我把臉貼着雪地，體溫將雪漸漸地溶化着，子彈在我們的身邊或頭上尖嘯着飛過。這樣射擊持續了十分鐘，漸漸地稀疏下去了。

劉愷同志給我找到了三營營長。

『你看。』我指着影影綽綽可以看到的對岸說。『我們必須從這裏渡江，用衝擊隊形，佔領灘頭陣地。然後以衝鋒的先頭部隊，向左翼攻擊，佔領我們白天所看到的那個山砲陣地；但營主力必須向縱深攻擊，奪取一四七高地。懂嗎？』

他點了一點頭，這表示他已了解我的意思。我繼續低聲說：

『你特別要注意的是如何使用所配屬給你的平射砲，來對付這兩個側面火力點。』我指給他看，這是四十度斜坡中間的兩個暗火力點，這是他們攻擊的主要障礙，大砲是對付不了的。

『水閘那邊，就是二營攻擊的目標，須要保持這個間隔，你們的條件比他們要好的多。』我講完後，他以軍人的慣用語說：

『沒問題，保證完成任务！』

我們到右翼的一個砲兵連的陣地上，砲手們和步兵一樣忙着做工事，有些已經修好了，正在進行偽裝。

這個砲兵陣地所在的村莊，正是我們所說的那個江邊上的新岱。看樣子原先有五十多戶人家，現在只剩下六七棟殘缺不全的房子，房子被敵人燒掉，老百姓跑光了。當我們通過這個難行的村莊時，突然從地下出現了一個戰士。

『哪一個？』警衛員低聲地問。

『砲兵！』

『幹什麼？』

『砲陣地。』

這個砲兵戰士帶我們到砲兵工事裏去。跳過一個廢墟，拐了一個小彎就到了。裏面點着一盞豆油燈，砲手用工兵銼修着內部，有兩個戰士在旁邊吸煙。順着交通溝過去十公尺就是彈藥室，砲床的左邊是預手的休息室。這尊砲的工事，是修在被砲彈摧毀了的石板房子地基的下層，從地平面上看去絲毫沒有痕跡，燒毀了的門窗，倒塌下來的屋頂石板，沒有完全燒毀的木柱，積雪都未動過，誰能說這裏是將要掩護步兵渡江的大砲陣

地呢！

『你們連的陣地都在這個村莊嗎？』我問一個砲手。

『都在這個村莊的地下。』他回答。正確地說是在這個廢墟的地下。

我們鑽出了這個地下砲兵工事，走向第二個砲兵連的陣地。這裏一切都做的很好，但有一尊砲的目標高大明顯，雖然挖有交通溝，進行了偽裝，但還是欺騙不過敵人；天亮以後，敵人就會馬上向這裏開砲的。我找到了砲兵連連長梁鎮和同志，他正在幫助戰士們修理隱蔽部。

『怎麼，這尊砲的工事像一座新堆起的小山，你怕敵人不知道我們要從這裏開刀嗎？』

『那幾尊砲都安置下去了，只這一尊砲找不到好地形，就在這地平面上做起了工事。』他只是擦着手上的泥土，樣子很羞怯。

『你知道嗎？就這一尊砲就會暴露我們的企圖，敵人發覺了它，會整天整夜的向這裏開砲。』

參謀長命令他很快的將這個工事拆除，並要求在拂曉前，地面上不留一點痕跡。之後，由參謀長組織這個連的五個砲手去參觀左翼連的工事。

我和砲兵連連長，低着身子向江邊走去。江邊上，工兵正在分組工作着，當他們發覺有人去的時候，用兩手發出停止的警號；於是我們停在一個山坡上，看着工兵們熟練